

西關潤

著漢羅醉

集上



香艷奇情
長篇小說

西關潤少

上集

醉羅漢著

(一) 好事卽成、猶復心焉外驚耶

吾嘗之始，距茲大約八九年前，時吾家中老人，以吾年事已長，而商事又乏人主持，乃決意使我襲學，轉事營商。蓋吾家近數世間，皆事實遷，又皆有所獲，商人重利，况吾父謝世早，商事經理乏人，故特使我拋下書包，轉爲籌算，於是我乃混跡商場中矣。商場中人，金資寓於流通，而交際應酬，已極繁複，吾置身其間，遂亦不免酒色徵逐，蒼黃明樂，習俗移人，矧好色則慕少艾，乃人之恒情，乃常有惹草拈花之行，而風聲所播，逝水流長，乃漸播家中，祖母對吾極關懷，以吾愛好徵逐歡場，誠恐久則沉迷陷溺，爲使吾有所拘我之圖計，遂主爲我早日論婚，以爲藉關房燕好之私，自可以止我傍趨之念，老人家之用心，亦自有其見解與隱衷在也。謀計既定，卽遣媒使蜂蝶，四出物色佳麗，爲吾匹偶，經幾許人之奔走撮合，而一綫紅絲於焉繫定。吾之所配爲陳氏女，屬於西關之世家女兒，律以「竹門對竹門，木門對木門」之言，亦可稱門第相稱，而於相攸之際，我亦能於間接之間，得獲觀該女姿容，雖非如繪影繪聲者所云，具有沉魚落雁之容。閉月羞花之貌，然亦婷婷都麗，頗合吾心，戚友中，有參加偷窺之舉者亦共許爲珠璣璧合矣。良緣既定，桃葉將迎，當頭四點椒花，暗香浮動之會，乃舉行百鞭之迎矣，「第一娶老婆，第二遊波羅。」一洞房花燭，人間最爲小登科之盛，親朋友好，得接喜柬者，咸於吉期結隊同來，登堂慶賀，紛紛擁擠，極爲熱鬧繽紛，及乎日落黃昏，鼓樂高聳，儀鑾既至，喜炮齊鳴，經過一切俗習儀文，銀燭交輝，雙

雙交拜，而大體於是告成矣。世俗習慣於結婚禮節，盛爲鋪張，而畧其資產之家，尤免不去繁文虛飾。坤宅固爲富厚之家，則凡對於粧嫁物事，亦極豐隆，而所僱用伴嫁娘，爲數十八，在前趨後侍，擁新婦登堂時，予於百忙中，冷眼傍觀，則諸伴嫁娘中亦率多爲烏衣俏者，尤其爲貼身侍奉之一個，更加鵝立鵝羣心覺其有體態苗條，豐姿綽約之妙，宛若出水芙蓉，予不禁爲之流口久之，時適立於余側者，爲吾表兄羅成，從傍窺察，頗注意余之神情，以吾不斷流口及於伴嫁娘，因發爲調侃之語曰：「表弟佳期已屆，好事即成，而乃必爲外擄，豈存得一望二之念耶？」此一語不期然道破余之心情，吾不禁爲之飛紅上額矣，旋又有從而和之者曰：「牡丹雖好，也要綠葉扶持，蓋非如此則不獲相得益彰，枝葉相對，娟娟此秀，我見猶憐，便成兄之言果非虛，吾亦謂關君豔福不淺也。」羅成揶揄曰：「你亦有此感乎？原料固佳，而配亦不弱，魚與熊掌，吾不知表弟作何感矣？」比語言中有物，咄咄逼人，我更爲之飛紅過耳矣。

(二)何以予人難堪，辜負春宵？

經過一度喧嚷紛擾後，諸伴娘歸僕，遂擁擁新婦歸，隨而華筵盛設，諸戚友在酣酒歡樂之餘，有倡議作戲新娘之舉者：惟有老長輩，則謂：「今夕關世兄正當洞房花燭之夜，人生最愉快之時，一刻千金，豈容錯過，若於今夕而作戲娘子之舉，未免太不通情，而關世兄或以我等欺人高壓，而暗邀我等笑，茲舉可俟於明夕梅酌後爲之，使新郎新婦多得機會歡情之爲愈也。」我聞言，爲之暗暗欣喜，以爲若個老頭兒，亦殊解事，然以其語調譏諷，半露嘻笑，又不禁有些慚作，回頭一望，知發此語者，爲太姑夫鄉老，鄉老閱世深，其爲此言，殆爲深知兒女之私情也。鄉老語未竣，表兄羅成即爲嘻笑之舉曰：「鄉伯其殆受運動

矣，關表弟其或必先請鄉伯品茗乎，而不然者，胡竟曲爲將就也。關表弟進行運動，祇及於鄉伯，而忽視我等，其蔑視我等甚矣！是奚可者！我等決不作無條件妥協，如關表弟之請品茗而不及於我等，我等決不罷休！橫豎我等今夕已準備作通宵之飲，必不令表弟棄我等而逸，而祇向新娘親熱也！予以表兄如此胡鬧，暗恨其不通情，而衆親友又從而和之，遂致鬧成一片。惟鄉老則又排衆議，聲明絕對未受運動，並聲明絕對担保我之請飲茶，而取決於我。我因發言曰：「寡固不能以敵衆，強固不可敵，我以陷衆君包圍中，以內在砧上，更有何反對之可能？衆要如何便如何而已！」蘇養兄道：「此人志油嘴，得人家予以機會，還說人家脅迫，其實心中已暗暗偷笑矣，乃竟還說便宜話耶！若再作爲此言，我等固可以推翻前議者，你亦好自圖之！」鄉伯曰：「彼承允，斯亦作了，若真以人難堪，而至辜負春宵者，關係孫暗恨我等，尙猶其可；苟爲新娘子所知，懷恨於心，爲此表步來時，須防茶杯底奉茶也！」蘇成等乃止。

（三）姜答答不敢把頭抬！

一場風潮，既告解決，我乃深感鄉老之通情，暗念若個老頭兒不祇應請品茗，即款以豐盛盛席，亦事所宜有也。盛筵既擺，習禮儀文，又復開始，在龍鳳燭高照之下，吃饕餮飯之例隨之舉行矣。饕餮飯之設，席中作扇面形，正中爲郎婦席，兩傍陪客各二人，多以同等年紀青年戚友中爲之，關成兄亦列席，所陪四客，率爲滑頭善舌，嘻皮好弄流者。俄而鼓樂既張，衆戚友中，吉語迭進，不鹹不淡之韻句，連續如貫珠，伴娘擁新娘出堂，使之坐於我右，新婦服大紅之衣，上加以珠冠，珠串如垂簾，半覆其面，嬌容玉貌，曷爲所遮，蘇成兄，一聲「上企同」之聲，如喝口令，彼等乃循命擲上珠串，分掛額角，如成人字形。珠串

既開，朱顏畢露，贊嘆之聲，隨而起於四座，謂天生佳偶，真如一對璧人，誠可謂三生有幸，豈獨雙收矣。我聞此言，心花怒放，蓋以夫人說不欲得美，夫誰人不欲人譽已妻美者？我妻之美，相攸時吾已心許，況當此花團錦簇，珠翠滿頭，寧不益顯相得益彰耶？衆譽所歸：則吾自念吾之所認爲美者，固無不當，又烏得不有煥然自得之感耶？看新婦，俗視爲與君戀開相同，即品足評頭，亦所不禁，戲笑雜出之下，吾妻爲之嬌赧不勝，兩頰飛紅，予以眼角偷窺。則鴛鴦面兒宛有蚌蜃菜之美露也，衆目睽睽人言囂雜，女兒家格外羞人，乃爲之合目凝神，狀成低眉菩薩，陪席中性具談諧者視我妻如是容，因謂我曰：「華兄，你固曾經相睹者，胡不仔細至是，而竟選得一盲妹耶？」語出，合座哄然，我妻亦幾忍俊不禁也，時侍立於我妻之後者，爲數伴娘，體態苗條，丰姿綽約者，亦與其列。彼衣玄色之衣，掠油光之髻，綠雲環繞，秋水盈盈，素面桃頰，梨窩帶笑，信乎其有一枝獨特明麗照人之感，座中諸客之視線不期而共集，我亦不禁遙眸偷視，關成表兄一似知我意者，舉杯對我作一鬼面，曰：「新哥哥，良期無多，」頻頻偷偷「飲一杯罷！」其語，官中有物，以謔爲中心，我知其意，而無辭以答之，而諸青年戚友中已多悟其意，相與爲之哄堂。我勉自強抑，僞爲不解者，含含糊糊，共盡一觴而已，體態苗條之伴娘，其脣輩中，咸以蘭姐呼之，蘭姐之號既張，於乎好事者口角道：「道蘭姐矣，暖堂之飯既撤，送房之舉，於以隨之，在諸友戚族擁之中，我亦步進洞房，而由外投進之鞭炮，竹箸又如飛蝗般以集於洞房，在砰崩亂响，烟氣漫漫當中我狼狽不可名實，立即退還堂隅，以事迴避，而衆視嬌媚，則環聚以衛新娘，衆戚友狂笑歡呼，亦一哄而散，此種習慣，俗例認爲吉祥，惟以我視之，則徒滋混亂，若以此而爲助興，則亦如人之所云：「替人高高興而耳已！」親友既退，簾櫳半掩，衆送嫁僕婦，各忙於所事，爲吾寬衣進領事，而司納履者，適爲亞蘭，妙語如鶯，替頰香蘭，而流波盼送，更覺可人，於納履時，予故在床沿，蘭乃俯伏從事，吾乘人不覺，微低腰眺之。

，其躬既俯，吾趾所及，適及其胸，蘭似覺，而微縮其軀，仔細從事，羞答答不敢把頭抬，納履畢，又爲百子千孫封之奉，所謂百子千孫封，以一紅封套爲之，中附以素絹一方，封上有百子千孫之吉祥語，故有百子千孫封之名，其中之素絹，在世入實視爲無限神秘之物，而女性輩，則認爲莫大隆重之舉，初夜禮之身，貞操事之證明，殆皆以此爲據，而燒豬皮之得吃與否，亦由此一物而爲證也。

(四) 祇有咬緊牙根，半推半就！

此神秘之巾，此神秘之舉，乃竟亦由蘭姐而傳遞於我。當其手托漆盆，抵我身前，再三囑咐，以百子千孫一語而爲祝，我對之乃作神秘之微笑，故故斜閃身我，以障他人視線，信手拈取盤下紅封，乘而輕捏其手，腕不縮不拒，紅暈雙頰，以媚目視我，眉宇之間，似帶有半嘔半笑之狀態，我因念此，則彼楚楚烏衣亦爲可觀觀之一塊肉也，各項儀文，經已安妥，伴嫁娘等，相將退出門外，而又關其扉，於是洞房之中祇餘吾夫妻兩人，其時吾妻華裝已卸，珠顏奪貌，盡現廬山，較之瓊瑤叮當，珠串影映之時，更覺月媚花嬌，風華別具。其坐處雖背余身。惟其面對粧台，從大鏡反映之間，影裏眞眞，已爲吾飽餐秀色矣。予因屏息而進，趨其身傍，輕撫其肩云：「繁文虛飾份外苦人，鎮日處此紛紜喧擾之中，卿其感疲勞乎？」余妻默然含羞，垂首不答，余復謂之曰：「卿卿世人見解，仍未消除，羞答答不敢把頭抬，在洞房初夜中，女兒家情，都未免如是者，惟通者風氣漸變，民智開通，似不必復爾爾也。況今良辰吉夜，夫妻百年好合之初期，苟默不言，如金人之嚴封其口者，寧不大煞風景耶？夜半無人私語時，現此正堪爲我倆贈，卿亦忍默然無言，使吾難堪乎？」余妻以余之陳詞，溫柔熨貼，款款深情，亦爲感動，微搖其首示無相拒之心。

，吾乃逼坐其傍，附耳曰：「夜已深矣，春宵一刻，其勿辜負，抑以鎮日勞瘁，應少息養精神，明日登堂拜祖，親友咸來，還有一番騷動，是不能不稍事休息以資應付，吾妻又垂首弄巾，不置一詞，女兒之嬌度，盎然如見，吾再四促之，彼微微言曰：『儂精神尚佳，子欲休息，先休息可矣，』吾曰：『今夕何夕，豈可同房而異夢乎！春宵不易爲人留，無作態也。彼乃不言不動，吾試拉其手，彼則緊執椅緣，不易扯脫，偶一用力，桌椅相觸，乃砰然而响，吾又謂之曰：『何必至是！倘聲浪爲外所聞，寧不惹人笑乎，乾坤既定，白首同諧，樂也闔房，夫誰皆是，又何苦効古時女兒之態度耶？』吾妻低首不言，似爲吾之言所感動也，吾乘勢推之挽之，擁進流蘇帳內矣。時吾妻羞矚之態依然未改，一到帳中，即轉身向內，移枕至床盡貼壁處，合目不作一言，吾見彼作如此態，亦移枕其傍，輕攬其腰，欲解寬帶，彼忙以手緊護其胸，不令吾得而放肆，吾又謂之曰：『今晚夫妻好合，人之大倫，何竟拒入，未免大煞風景矣。』我妻微聲曰：『今晚辛勞已極，雅欲休息養精神，且來日方長，無擾人太甚也。吾復笑對之曰：『今宵洞房花燭，乃人生最可紀念之事，焉有延誤佳期者哉？言已又迫之，吾妻初仍抵拒，惟禁不住我之婉勸強攻，剛柔並用，乃寬衣矣。帶解矣。我乘機着着迫攻，彼已再無可擋，只有含羞半推半就，既而牙根咬緊，雙目鎖眉。初夜權遂得爲享受矣，世界上最和平之流血，亦於以質壁焉，我固盡其淺惜輕憐。彼亦漸覺甜蜜，及至沉寂半刻，乃相抱眠。直至曉鷄大鳴，伴娘們推門請起，始知東方將白。初夜權之享受，在男性，認爲無上之享受，而女性方面，尤藉此處女寶以自恃，惟究初夜權享受，不過爲至可紀念之一事而已！若以快樂論，則實不足道，斯不特鎖眉者，有味同嚼木，未得其甘，先受其苦，而斬關奪帥者，未有畢露權機，以啓山林靈寶，殊不覺多大興趣，故老於閨廨者，認爲不足回甘，以其浪熱騷情，不足引以回味也。

(五) 騷媚丰儀。深鑄腦海中。

三朝過後，繁文虛節，以次弄完，親友賓朋各賦歸去，客散主人安，數日後，擾攘紛紜，至是始得稍息；而衆倍嫁娘亦告分散，只遺二貼身梳傭。亞蘭亦在內。予前此不云；「彼一妙女，爲一親親之一塊肉耶？」然而當天繁擾喧攘之過去數日間，人來人去，室中同關市，雖有竊其所念，而苦無隙可乘；今既遣彼留茲，竊念其或天假之緣，俾我得獲發展機會也，新嫁女兒，歸寧日多，雖曰城市之間，不如鄉村之甚，然亦每隔三日，始作一度歸來，在此人去房空之時，不特長夜漫漫，頗苦寂寞；即日長深院靜，亦不免有無聊之思也。我於亞蘭姐之苗條個態，騷媚丰儀，自經得親以還，即爲矚目然心動。雖非如生滋貓入眼，而其亭亭之影，已深傳於我之腦海中；雖其凝重端正，視之我妻，還所未及。然我妻爲人矯枉過正，且不甚解月意風情，所謂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視之亞蘭則大有遜色。且我目歷閨閣之後，爲應酬交際，已多涉於戲場，對於婉媚嬌娥，尤深愛彼有宛轉如人意者，以亞蘭之儀態丰度，且善伺人，事事能體貼人，益大稱我心意，而對於此人，必有得而甘心，待隙而發也，一日，我妻又復歸寧，家人又多外出；我以長日無聊，倦欲思睡，乃退居室中，而作午睡，吾室居於偏東廳事小院落後一隅深處，境至恬靜，僕役之輩，非奉喚喚，甚少進及我室，我一夢酣然，剛過午睡，忽覺室門半啓，而室似有人翻疊衣箱之聲，亟揚聲而問，則彼如鶯鳴宛轉者應自室門曰：「姑爺午睡已醒歟？我奉大小姐命，歸來爲取衣物去也。」嘗言知人，則彼舌妙如此者，固非他人，而爲我心目中所認爲絕妙美人兒亞蘭也。不禁神思爲之一振，私念彼亞蘭今竟一人歸此，此日家中人多他去，吾正苦寂寞淒清，乃彼子者，適時而來，適其是天假之緣，而予我以無上良機歟！良機不可失。違天則不祥，似此稍縱即逝之機，所勿輕於錯過也。念既定，即推衾起床

，直迫亞蘭身畔，柔聲以問曰：「亞蘭歸來，有何所取歟？」亞蘭聆言，回首睽視作媚笑曰：「小姐昨日對僕言：明天須赴戚家晚膳，但所發之珠釧，必欲御之，以爲華貴之點綴。」歸寧時，忘記撓返，故特回懷向來檢取矣。」予曰：「若入室時，何不出聲，使我不知有入至，致爲翻檢衣箱所驚醒，意以爲歹人混跡矣；然而幸在此間，若爲深夜者，事不使人驚者乎？」亞蘭曰：「姑爺，其恕我無狀，我來此本欲叫聲始入：惟室門半掩，繡幃深垂，呼呼野聲，傳自帳裏，而觀床前珠釧，知姑爺方午睡也，驚寢之嫌，故不敢將姑爺好夢，不圖乃翻檢衣箱之故，致驚動姑爺，幸祈恕我也。」我曰：「你奉命歸來，檢討物事是爲所應爲者，且我睡已足，亦說不上驚寢也。然而長日無聊，綠窗人靜，不無使人寂寞寡歡矣！爾你回來至甚佳，查件相小談，以遣此煩悶。」亞蘭赧然曰：「我幸小姐命，願迅速回去。焉有餘閒與姑爺閒談者？抑我係下走廝役之人，又何敢與貴人共語乎？」我曰：「蘭姑所言，抑何客氣至是。豈談天亦有階級之念乎？我平生最厭人有階級觀念者，爾其幸勿如此，我我苦無聊，苟得爾肯與我破沉悶，則我甚感亞蘭矣！」

(六) 幾有肌膚相接 香澤微聞之感

亞蘭曰：「姑爺御下之恩，不稍存階級之見，我心甚感：然而一室之內，無別人來，使我與姑爺作媚媚之談者，寧實話柄耶？」我乃曰：「偶然談天，亦有人干涉者哉，亞蘭何拘迂乃爾耶？言時更逼近蘭姐身旁，幾有肌肉相接，香澤微聞之感。而陣陣髮香，且直透我之鼻觀。亞蘭似窺我有不軌企圖者，憚因其軀，俯首檢視衣箱，不敢對我平視焉，斯時我自思：良機實不可失，此一塊美麗之肉，已將落在我手中矣。然而我將如何取得之乎？正尋思間，倏聞咄咄有聲。」鼠子忽掠我前而過，我靈機陡爲陡起，乃即因便

乘利，伴爲驚悸之狀，撲身于蘭姐懷中，而緊撲肩項，蘭猝遇此，爲之面紅過耳，遞以手推我，曰：「姑爺胡竟至此，脫爲人看見者，其將成何體勢歟？」時我已勢成騎虎。欲罷不能，况認此爲千載一時之良機，豈容稍事錯過，乃抱之益力，且做爲顛倒之神情，曰：「亞蘭其無然，我生平最畏耗子，見則惶恐莫名，頃聞彼據我而過者，使我驚駭欲絕，使若不有蘭在，我必至驚極呼，乃幸得亞蘭在我身傍，故驚悸之餘而猶幸得蘭姐護矣，蘭其憐我，無令我惶恐欲死也！」蘭以我牢牢不放，爲之歎罷嬌態。曰：「彼耗子耳，此何足畏者？且其既已走過，而姑爺何尙苦苦纏人？試思男女受授不親，今若是，叫吾有何面目見人？雖曰姑爺因驚悸過度而致此，然苟爲人知者，其又誰信乎？隔牆有耳，請勿以吾難堪也！」吾故作撒嬌狀，曰：「似此小事，亞蘭其亦不肯予人方便耶？人方驚慌欲死，而你又下加以安慰，且作惡聲色以拒人，亞蘭其亦忍心矣哉！」言時故頓其足，埋首於其胸次，察然曰：「我方畏懼萬分，而你不加慰吾，吾固甚恨你，」且言且以首向其胸次磨擦，亞蘭似不能禁，遂抱吾首曰：「少爺其勿爾，似此肆爲廝混，其實予人難堪者！」吾應之曰：「你乃不自責，而祇責人，豈謂人以你爲難，又胡不自思其予人爲難者爲如何矣？實告你也，吾自見你之後，爲之神魂顛倒者久矣，今得相親機會，你其勿以我爲難，脫不然者，吾將爲你枯渴死矣，你其憐吾，其勿作拒人千里之態也，乃起，曼吻其頰，其聲雪然，而玉面朱唇中又添一紅暈矣，蘭喟然而嘆，以指吾面曰：「吾固知姑爺是抱有野心者，然不圖有是舉也！然而吾何入斯，以僕役廝養之輩，豈敢當姑爺之青眼？姑爺玉葉金枝，又何必當識及我等卑賤之儔？抑以當此燕爾新婚之期，其新孔嘉，亦不宜興得一望二之念也。」我曰：「亞蘭絮絮是何爲者？我既醉心於你，則必以得你之慰我，始治我心，若亞蘭之故要拒人，是則使人爲嗒然意喪耳，然而茲者我之心事，已表白於她跟前，且有美在懷，已如箭在弦上，不可不發，蘭姐雖欲拒我，惟我志在必得，亦不容許彼之推却也」。

(七) 探手酥胸，盈如握綿，且帶彈性。

言已，復吻其頰，她赧然無語，伏於我肩，張口猛咬我項曰：「你苦苦纏人，其要我如何方可耶？吾察其情，知其爲態漸肆，心猿意馬之心，已蕩漾於心間，其所以不即諸我請者，特爲女兒家之一種自持之態而其心實則默許，從其猛咬我項而觀之，則其又已有情熾如火不可壓抑之感矣。我前此固認彼爲可觀觀之一塊肉，今若是則我所料已非虛，且既聽虎勢成，則一髮千鈞，其豈容錯過哉，因附耳而言曰：『一蘭姐其憐我，我之心情，蘭姐其寧不知！吾對蘭姐無若何要求，蘭姐乎！其欲如何便如何耳。』」亞蘭微頷其足，又作嬌嘆曰：「姑爺心情，忘令人難於索解，余又非聰明人，如何能測得姑爺心情，抑吾對你亦未有如何要求，又焉能令姑爺如何如何者？」吾曰：「一蘭姐自謂非聰明人，不解吾之心事，惟告向與蘭姐適一反比例，而爲善體人心者，其或許蘭姊之心事，亦猶余之心事歟？如其然，則可謂三生有幸，今日之會，其爲天賜良緣，蘭妹其勿吾却矣。」亞蘭聆吾言，含羞掩面，余乘而探手其酥胸間，則彼盈掬者，其軟如綿而復有彈性者也。吾輕輕捏之，復向左右探索，蘭姐倚吾肩，作吃吃笑，而羞赧若不勝；吾手且循序漸進，以次而及於腰腹，爲之卸裳緩帶，蘭姊適以手牽之，曰：「若是奚可者，寧不羞煞人耶？」吾曰：「處無可奈何之時，又烏有不可爲之事者？吾已如箭在弦上，固不能不發矣。」亞蘭無語，舉目視門際。吾悟其意，乃釋之：退而牢關其扉，且下鍵焉，回顧笑顧之曰：「一蘭姊，一室之間，只除你我兩人，一切可無介念矣。」言際復趨其前，摟之入懷，蘭姊故作抗拒，我曰：「若尙故作態，是奚爲者，良機不可失，蘭姊其無過拂我意也。」亞蘭微俯首，曰：「若爲小姐所知，儼尙有何顏面見人乎？」予曰：「小姐茲方歸寧

，又焉知我輩之事。」她曰：「隔牆有耳，外人多，苟其以我久處室中，則飛短流長，姑爺其或不爲意，惟儂將何以解說耶？是必不可者！」我笑一笑曰：「日來家中人多他去，僕役之輩示奉傳喚者，固不敢入斯室，又何怕有不速之客突推進乎？」且門已下鎖，蘭姐欲出不能，我已志在必得，實不容蘭之推搡也。」亞蘭伴嘆曰：「姑爺何其無賴若是耶？」我曰：「我已對你聲明，現已欲罷不能矣。亞蘭其許我者，則我輩仍有禮，否則逼虎跳牆，其幸勿以我爲不解溫柔，而跡近於強暴也。」亞蘭不言，亦不笑，垂首弄襟際所繫素巾，而面泛朝霞，一若情有不勝者。我暗念彼殆已默許，逼候時刻，每易錯過良機，細味俗諺所云：「新郎過大姑，以快爲佳，娶亦示以機會多無，稍縱即逝耳！此若再阻遲觀望，則難免『蘇州過後無渡搭之機』是又非上算者也，意既決而手亦漸放肆矣。亞蘭雖猶作態，故作腰姿款擺，惟無形中已僂傍我懷抱中，我伸手入其襟底，探機扣寂，腰帶之縛，已入我手中，結盤一抱，其帶立解，外裳亦隨手而脫，蘭急以手遮之，曰：「若定其該死矣，姑爺何得輕薄至此！其豈欲取我生命乎？」我曰：「我固不敢欲取蘭之生命乎，所欲者得蘭心肝而咽下喉間去矣！處此一髮千鈞之時，亞蘭其不我憐者，則誠取我生命矣！蘭姐俯伏我肩，合目不言，我乃抱之登榻。

(八) 祇此上床嬌。已足蕩人魂魄。

外衣既卸，粉紅色底褲，又玄然於眼簾。蘭姐曰：「此間人跡靡雜，人皆灼灼屬目於我，苟其有形跡不之檢，即易招人疑竇，抑以我當初來之際，諸戚友玩皮愛玩者，經有亂發流言，已給人們不少印象，是則稍一爲甚，其可再乎？故我雖不欲再事牽纏以招物議也。」我曰：「亞蘭所言，顧到週詳，不比粗心疏

忽者可比，然而一夜夫妻百日恩，既結情緣，應圖永好，我與你雖未能正名定份，號稱夫妻，而敵體勢成，亦屬三生早證，我非涼於德者，其又何敢一嘗之後，便糟白視之，而自況於柳骨大少之列乎？此間人跡雖多，然我倆尚能慎厥行藏，亦未必便爲人窺破也。蘭姐目我媚笑曰：姑爺款款深情，固足令予深感，然我爲卑賤下役，烏足以當姑爺敵體之稱，姑爺作是言者，吾爲折福不淺矣，以吾蒲柳之姿，姑爺不以鄙爲嫌，而加青眼，已明愛良多，復以永好相圖，姑爺情深似海，第未知予有福消受厚愛否耳！我曰：「烏是何言，吾不常言乎？戀愛無階級之分，情之所鍾，心有所戀，夫何恤其他耶？」亞蘭曰：「君厚意情隆，吾固深感，然我非太上忘情者，而無爲之心哉，徒以環境拘牽，雖情之所鍾，而志有所未逮。籌目保計，謀顧全君之聲譽計，不得已而離情割愛矣！」我曰：「環境雖可支配人，但人未嘗不可改做環境者，我倆之情緣膠固，固不愁環境之阻隔。」亞蘭曰：「其謂改做環境者，將如之何？」我曰：「你爲聰明伶俐之人，夫豈改做環境一語，而不悟乎？我明告斯，以爲處此室入龐雜，則情緣之繼續，或許易漏春光，應慎厥行藏，否則不免人窺破矣！然而此種事，斯亦不難，我等能善體環境以應付之，固不易爲人窺破，若不然者，則易地而處，早營金屋，以藏亞嬌，如何不可以再續前緣，又何至於姻緣中斷，可一不可再乎？我乃托其頰深吻之曰：「蘭只此上床嬌，已足蕩我魂魄矣！蘭乎！我深愛之蘭乎！我何幸而得嘗天鵝之肉也哉。」亞蘭默然無語，目含羞，雙頰有如醇酒，其爲態，至嬌至媚，宛像醇酒，使人爲之憐惜不勝之勢。

△上集已完請看下集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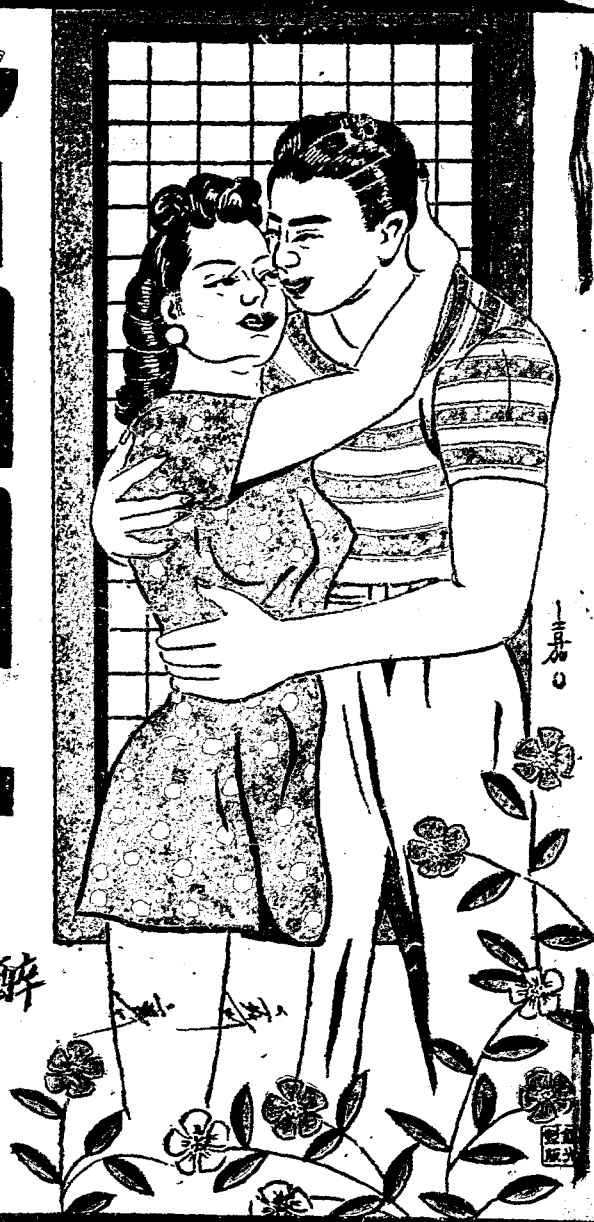
82

106 46

西關閣

著漢羅醉

集下



香艷奇情
長篇小說

西關潤少

下集

醉筆漢著

(九) 豈真欲咽我下肚耶

其時的情況，固不止半推半就，且肯委心任命，隨其自然發展而已矣。花心露滴，帳底銷魂，一刻千金，其妙尤有過於洞房春暖時也。以亞蘭論，彼已原非處子，然惟其非屬處子之故，故於翻雲覆雨之際，尤能盡其婉如人意之功。在嬌喘微時，且加以陶醉浪語，我深恐此騷情浪態，透過簾櫳則滿房春色，不難由是而傳播；則我縱或不至爲人詬笑，而蘭姐勢將無面目見人，而難於久居斯地，則後此機會，將再難逢，而情份亦將由是而斬矣。乃遽以手掩其口，而蘭則浪態方張，一似難於遏止者，以我之遮其口也，則張齒咬我，爲情似至急，而又在似惱非惱之間，媚眼如縫，俯不欲視，用知彼殆已甜于情，而我亦頹然如入寐矣。半晌，亞蘭精神似已迴，驟起，推我曰：「姑爺，時已不早矣，你何去歇？」我曰：「少留諒亦無妨也。」亞蘭微笑曰：「姑爺其尚欲如何者？豈真欲將予咽下肚裡去耶？」我曰：「我雅不欲你之輕於離我矣！」蘭曰：「姑爺不欲我離此。其將何以處予耶？余爲廝役之以，寄食人家，焉能與姑爺相處者？且余又非小姐，如爲館爲小姐者，纔可以與姑爺相處矣，此種事可一不可再，否則春光外露，人不縱予羞，我當羞欲死也。」我曰：「蘭姐，是何言也，我方纔幸得近芳姿，後此天台有路，正歡樂無窮，何故作此敗興之辭，認爲可一不可再者哉？」亞蘭曰：「姑爺情深如海，使吾感綢無既，復能週詳策劃，更覺愛慕思深，吾非木訥不知情者，寧不有所竊慰耶。然而金屋之營，倉卒間實未易辦，然吾亦雅不欲以蒲柳之姿，如

至累姑爺。矧吾輩籬下依人，四方轉食，未克以長待君子，則似又不必過事經營。倘姑爺不以賤賈爲嫌，時臨存顧，則感已深，固不一定以祕密譁嬌，長待巾幘始足爲慰也，吾曰：「你之待小姐，其爲長期僱用者乎？抑爲臨時使用者乎？苟不爲長期用吾者，則我等縱未能長相依戀，然亦可以顏色時親，苟有機緣，亦不難一親香澤，苟有機緣另營金屋爲多此一舉者，居則停客寓，亦未必不可以爲尋歡地也。」蘭曰：「傳舍之中，雖可以作一時之寄跡，然此種地域，人跡靡雜，耳目衆多，是不宜於我等出入者，脫其不慎，使爲識者所值，則其將何以問執他人之口歟？矧等傭役之流，出入於傳舍之中，每爲人所注目，若爲邇人所誤會，視爲野鷄流鶩，執而不於獄中，後此更無面目以見人，而於少爺亦有未便，我實期期以爲不可也。」余曰：「余舍此之外，尙有何策歟？願蘭小姐其爲謀之也。」亞蘭尋思有頃，曰：「無以，其若是可乎？」余亟問之，曰：「你其有何良策也？」蘭曰：「予有誼母曰亞三者，向以傭役爲生，積十餘年，勤所得之資，薄有積蓄，其以年華漸老，不復以身爲傭，隱居自適，出其除資，置有產業，權其子金以自養，又另築一廈於市郊附近，而爲養安，其中頗有閑室，誼母對余，情感甚殷，爲恆暇彼居停之地，其偶乏工程，亦假此爲休憩之所，誼母對我既感深愛，則或有所求於彼，賃其一室以居，亦未嘗不可以作安樂之地：誼母爲人，性慕顯榮，而貪小利，苟得以微利，則事無不濟！夫如是，固較勝於另營金屋或以傳舍居停，未知姑爺之意，同情否耳？」我曰：「能如是，斯固事之最佳者，吾自樂於順從也，蘭姊你其好爲我謀之可也。」因探懷出鈔票一疊，納於其懷中，曰：「此箋箋者。聊以爲誼母之奉，使彼老人家作果餅耳。」

（十）爾我之間，已打成一片。

亞蘭爲之微笑點首。我復擁而吻之，亞蘭聚合雙眸，任我之長吻，彼其時，其心理之中，始已感覺最

甜蜜之滋味矣，既，我忽視亞蘭指上，卻有一鏈然發光之金戒指，乃突觸我心，隱念婦女之輩，多慕虛榮，彼蘭姐豈能例外？彼之對吾，其能貼然或範者，雖由於我之手腕巧善，善能利用時機，然其愛惜愛鈔之念，亦未始非爲愛慕之起因也。蓋以我爾時身份地位而言，年少多金，實足以令著華薄識之婦女所羨慕，而偶爾挑逗之即應手成功，其故實緣於此！良以愛美觀念，人具同情，以我年少翩翩，家資豐厚，縱芸芸薄識婦女，又儻不有願爲夫子妾而不辭；而肆以施耐庵所謂對付婦女之五大條件中，其最重要之潘鄧二者，我實富之而無愧，而彼蘭姊之傾心於我者，又舍此其還有他途耶，我彼時對於應付女人之手段，雖尙幼稚，惟對於此種心理之摩挲，則已洞若觀火，故我之特納巨疊鈔票於彼，藉爲其誼母之奉者，固明示爲彼贈矣。然而我尤以爲未足，蓋以婦人女子之理，雖急於利，亦重於情，是又不能不有以羈之，雖明知此種羈縛手段，爲一種假仁假義，亦有所不得已也，及已視其金戒之後，我遂思用飾物贈之，憶我之御璽帶中，載有鑲金玉錢，頗爲青潤可愛，若用是爲贈，當必更引起其歡心，而必莫我逮矣。念既定，乃解玉佩與之曰：蘭姊，我等雖薄結情緣，惟念尙無物誌愛，茲特用此區區之微物爲贈，使我所佩者，得永佩於蘭姊之身，蘭姊亦喻我之意否乎？」亞蘭輾然笑曰：「姑爺何必厚賜乃爾耶？吾鄙陋之姿，得姑爺垂愛，已屬深幸，况又蒙此厚惠，教我如何爲報者？」我輕撫彼背，曰：「蘭姊無作是言，我等情好已成，屬同敵體，後此情緣永結，相好無間，則爾我之間，實已打成一片，而無彼此之分，又胡須言謝賀報乎！我於蘭姊無所求，所冀者，蘭姊能體諒我心，能與我永好矣。」亞蘭聆吾語，默然無辭，惟忽然埋首我胸次，作微之喘息，良久始微語曰：「姑爺若果愛我如是之深且遠，使斯語出自你心間者，則我得遇有情郎，我心有所托矣。諺語云：易求無價寶，難得有情郎，吾幾生修到而得此郎。」言下感激零涕。吾撫她秀髮，笑而慰之，相倚相偎，不知光陰易逝也。

(十一) 狀如蛋家鷄見水唔得飲

時而桌上自鳴鐘，已丁丁作二响，亞蘭始頓然如有所覺，立脫首於我懷，低語曰：「姑爺，時不早矣，小姐待我赴戚家，儼此時再緩時刻，其將秋水望穿矣。茲者儼須速，若其不然，小姐復差人來，難免起人疑念矣，平笑領之，蘭姐乃繞鏡臺前，對鏡而理李韻之雲鬢，我亦立於其傍，對鏡而飽餐秀色，又戲贈之曰：「水晶簾下看梳頭，千秋傳成豔語，此處雖乏水晶簾，而影裏真真，益見媚態。我其豔福不淺哉。蘭姐笑曰：「姑爺利口佻辭，使人無從置答，以我陋質，何當媚態之賜？然而一度纏綿，竟翳雲鬢，若爲人所見，寧不羞煞人乎？且言且作媚態視余，俄而理粧既罷，振衣欲行，顧眴然如有所觸，急附我耳曰：「我之誼母，寓西關某地，距此地非遙，我幾忘告姑爺，姑爺請誌之，庶免有所遺忘也。」余點首示意。亞蘭乃移步婀娜出，出門時，廻手關扉，對予更作會心之微笑，柔情無限，儀態萬千，吾又不免有回頭一笑百媚生之感也。自時既後，予對亞蘭之情感，日益加深，願以予囊歸時，亞蘭長侍左右，雖可時相見面，得以慰情，惟究吾妻在，成坐對嚴師，不敢稍有越軌之行，以起其疑念；雖或亞蘭眉梢眼角，滿盈春意！在在足以撩人，然終限於環境，未有劉禪之平視，縱或心猿意馬，不可自抑，亦要緊咬牙關，強自壓制，心中苦況，不可名言，正如俗語所云：「蛋家鷄見水唔得飲。」此情此景，依稀近之新婦燕爾，蜜月滋味，其味甚甜，常人處此，每存「秤不離陀」之念，未忍一刻或離；惟吾則別有會心，反以吾妻不時歸寧爲憾事。良以吾妻在此，亞蘭隨侍在側，未許或離，則我等行動，反不獲自由，究不若盼她歸寧，我等反樂得歡叙機會，而當新嫁娘歸寧之日，亦即侍人得獲休息之時，偷得數日自由身，則無往而不利也。此種心理，似違人情，嚴格而言，實非忠實對予妻之道。情在彼時，我之理智，已爲亞蘭所支配，我

之感情，亦對亞蘭特濃。雖以姿色容貌而言，我妻不會弱於亞蘭，惟世間事，物罕爲奇，得之難者，每覺可貴。我於亞蘭，情緣雖結，而會合難離，基此緣因，故覺其味彌永，而雅欲得會晤良機也。

(十二) 相與相作會心微笑。

三秋一日，望眼將穿。遲遲又遲遲，我妻之歸寧，始得母許諾，當告吾之際，吾雖故作依依不捨之態，而心中則反恨其不早行，回頭視亞蘭，而相與爲會心之微笑。我妻歸後之翌日，我私念，亞蘭今日其當獲得自由矣，彼既獲自由，則當歸諸誼母家，彼嘗對我言：「其值休艱，則以其處居停。」且有約對我，自當牢守約待我至，則我又胡可將光陰拋擲，等閒過之，坐而失格良機乎？念既定，即披衣出，按照所示地址，望西關行，索隱樓圖，當得諸心應：惟自思他雖告我門牌，惟究未嘗一度臨存，今實爾望門投止，而無人俱，亞蘭如在，則猶可有說，若然不在，則不速之客，俟爾而來，寧不庸突冒昧乎？夫如是，其將如何者。且行且思，殊不得一妥善之策，行行重行，至某街中，住宅密集地，附近多闊宏軒廣之家，其門前，多繕書、卦之人在，我覩是，靈機忽動，乃趨前，立倩代書，僞書函致亞蘭，而藉詞代交，爲登門之引錢，既得，心乃快然。精神爲之一振，循所示途徑而往，未幾即抵達誼母之家，我初猶有不敢前之勢，權既藉口魚書傳達，自不憚受閉門羹之餉，胆乃頓壯。上前扣扉，即聞驚聲出來應門，審視之，則赫然爲蘭姐也。得覩蘭姐，予之心乃如半天得月，正擬爲詞道達來意，而蘭姐乃先我而言，笑語余曰：「表弟今日何風兒，竟吹得大駕光臨也？貴人其來，蓬門生輝矣。欣欣然迎吾入內，吾以其突以表弟呼吾，我莫明其妙，幾至不知所答，後見施姐對我做一鬼臉，我乃陡悟此爲蘭姐之托詞，而爲我倆之稱謂也。因即應曰：「表姊遠久矣，渴欲一晤，且以書來，特寄書郵來也。言已，探懷出所具書函與之，蘭姐噉我意，曰：

「若是，深勞表弟矣。」且言且引我入廳事中，殊無多人，僅一半老徐娘，及一與亞蘭年相若之烏衣人矣，肅我坐後，即轉語半老婦人曰：「彼是我表弟，與我有姨表之親。與我不見者久矣，前日，偶遇相逢，因此得叙親誼，我語彼，謂我寄寓契娘家，囑彼暇光臨，今日竟蒙臨光者。契娘乎！我今日不會云乎！我獲一久別重逢之表弟，即此人矣；而囑我轉以禮物送契娘者，亦即此人矣。彼讀未曾碰面，突然投止，深嫌不敬，教囑我先送區區禮物，聊以見意。」

(十三) 睇錢份上，自必不再斤斤計較。

彼老婦人爲之嘻嘻起立：足恭向我曰：「若爲妻弟乎？失諸遠迎，此間溢窄之居，不堪容膝，乃得貴人光臨，蓬門其生輝矣。」吾謙遜不已，對之深深點首爲禮。彼半老徐娘忙爲端椅讓坐，捧茶獻菓，俊禮有加，而對於亞蘭所轉之禮物，尤深致謝意，謂：「辱承厚賜，拜謝良多，吾曰：『是區區者，何足爲敬，亦聊以作果餅之奉，作初見誼母之儀矣。彼半老娘曰：『大少，何竟以誼母稱儂耶？大少貴人，予其何敢當！以爲貴人辱乎？願大少其幸勿作此稱呼，以折盛福也。』予笑應之曰：『契娘何過謙乃爾耶？予與蘭姐爲至親，而與蘭姐實同班次，則契娘既爲蘭姐之誼母，寧非即吾者乎？契媽其無過謙而見外也。』亞蘭亦歉然和吾之說，曰：『一弟之言良當，其無過事強執也。自茲以往，表弟其當以誼母爲契娘，契娘亦當認表弟爲誼子，則彼此之間，自成一家親，更不過客氣也。』至是，我乃揚聲呼契娘，彼老娘乃爲之笑逐顏開，甚有得色。蘭姐復爲余介紹於烏衣少婦曰：『是日麗華，爲余之妹行，與我夙有金蘭之交，其對於他，亦有契娘之稱，則你亦當以兄妹相謂也。』我笑領之，隨呼曰麗妹，烏衣少婦爲之赧然，垂其首，微呼哥而已，彼半老婦人，乃爲吾興點調羹，忙個不了。蘭姐復爲吾道達來意，曰：『我爲久客他鄉，地

歸來，捨館未定，其所籍以爲居停者，只爲旅邸是依，客路羈人，深感不便，意欲傷此一席地，以安頓行李，俾間得休憩之地，其亦許之乎？」彼三姑曰：「茲者大少既如此之好，則彼此以屬一家人，大少其果不厭是間窄隘，而肯屈居者，正當迎之不暇，只恐大少貴人，不禁此居住矣。我亦爲之謙虛不已，曰：「一得其許托者足矣。言狹乎？幸托屏蒙，未知何以爲報矣。彼三姑曰：「大少胡尙作客氣語耶？份屬至親，其無更須客氣語也！言次復引手指示，曰：「此間近街似嫌寬闊，未足以寧居，後座隙地尙多，一角小樓，亦頗恬靜，大少如洽意者，則不妨下榻於彼間也。因顧謂蘭姐曰：「你於此間情況較熟，可導大少入內參觀也？蘭姐應之曰：「然，舞座先行，招予以手，曰：「一表弟內進佈置頗佳，盍一臨觀耶？」我諸諾連聲，即隨之入，拾級登樓，則小閣一間，窗開四面，而佈置整潔，臥具華陳，蘭姐微語我曰：「是間爲我等寢室，契娘得吾告知，知姑爺其必來，早已妥爲我輩佈置一切矣。姑爺乎！有錢使得鬼推車，錢神用事，無往不利，吾爲姑爺致意，復奉上所贈之資，彼已笑逐開顏，預爲掃徑以俟矣。然吾固未將我輩隱秘直陳，故詭以表弟稱姑爺，以便爲說，彼閱世深，非不解我之僞；然銀子是雪亮者，眼珠是漆黑者，賺錢份上，彼何尙斤斤是究耶？今既以誼母稱之，則你故可以隨我以契娘相稱謂也。」我笑領之、

（十四）這等樣人，是真非打不可？

亞蘭復詰我曰：「姑爺，此間亦足以寄足耶？」我曰：「甚佳，我固視之安樂窩，藏春洞也。」蘭姐爲之俯首微笑，俄而三姑在外遙呼曰：「亞蘭，表少今日光臨，我等宜盡地主之儀，聊爲招待，茲者，爲時不早矣，我俱亞花出市，購些魚菜歸以作婚饌，亞蘭你趣下來，爲鍵門戶，然後再伴表少詳談可也。」亞蘭唯唯之，曰我作淫淫之微笑，遂款款下樓，旋復再度登樓，語我曰：「彼等業已外出矣，契娘有詢於

我，叩姑爺以所嗜何物，俾購備以爲姑爺下酒，我未習知，僅含糊以對耳，彼謂：市中某肉肆，昨日遍張街頭廣告今日宰梅花北鹿，彼以姑爺初至，苦無筵餚款客，今適逢其會，故特往購梅花北鹿以聞你也。」我微笑曰：「似此寧不使我感激涕零？然而契娘亦殊靜人，而竟俱麗花以去也。」蘭姐看我以媚目，吃吃作笑曰：「契娘閱世深：久待人，擅觀人家眉頭眼額，寧一不解事者欺？該肉肆如此頗適。住返幾兩鐘頭始辦也，我乃輕拍其肩，附耳語曰之：『若是蘭姐乃不向契娘道謝乎？』」亞蘭曰：「謝之胡爲者？」我曰：「契娘既解事，借故翩然行，是明示蘭姐以機會，使兩人一室相對，而便於蘭姐以個郎壺地溫存，夫如是，則彼其是有大造於蘭姐，爾你寧不應拜賜乎？」言已鼓掌大笑，亞蘭曰：「若乃恣意調侃人，是應該啣破舌頭者！這等嬉人，真非打苦不可也。」蘭姐曰：「我贊。笑謂之曰：『亞蘭其欲打我耶？是爲大佳事，謠語不云乎：『打者愛也，愛者打多幾下。』』亞蘭其欲必打我箇，是明志其衷心爲愛矣！我偶說窓間方拂置一鷄毛掃，因而取以亞蘭曰：『爾，請痛打我，如是真愛者，不妨多打幾下。』亞蘭說我狀，掩口笑曰：「姑爺長大如計，尙有孩子態乎？然而儂福薄，不足爲偶姑爺，打你愛你，惟小姐方有此種權，我何其能越澄？」我曰：「愛無差等，久烏有名份地位可言。」蘭姐然曰：「愛雖無差等，然而名份地位，固不能不有顯著分明。而職權亦不能濫用，世俗祇聞有怕老婆一說，而通常之輩扮矮仔，受鞭打者，個祇對老婆言，從未聞有怕老婆之外，而復有所怕者。」我曰：「你與我既合體之親，則是等於夫婦之愛矣，夫如是，豈不可以我作老婆乎？」

(十五) 勿再出此言，令人肉麻！

亞蘭扭捏曰：「我早已謂無此幸福，抑亦不敢作此奢望，然而你亦無肆厥所言，脫爲小姐所知，要你

扮優伶，扭耳根兩時髦毛掃之下，然後始知打者愛也。」我亦努其肩以報之曰：「我非這等儼人，你其安可以陳通常視我，男人大丈夫，昂藏七尺，凜凜威風，出而應世，其可以怕老婆者？除非在家庭之內，則說不定矣！」亞蘭聆我語，拍掌呵呵大笑，曰：「姑爺誠諧哉！生就一副油嘴，的是善於狡滑者，然而固已自認爲正牌怕老婆之人物矣！夫男子誰不怕老婆，惟怕老婆當時是在閨房之間，出而應世，遠離閨閣，雌老虎非長追隨左右者，則一離老婆皇帝治下，還有雌威可怕乎？少爺！你志會講話，我固打認爲由衷之語也。我受此譏刺，不禁耳熱面紅，幾至無詞可答，願左右而語也。」亞蘭逼立我身畔，促我語曰：「少爺，我言其當否！胡竟不我答歟！」我乘機抱之，吻其頰曰：「我且不與你多說閒話，總而言之，打者愛也，你既打我，則爲愛我，則我當以老婆視你，不管你認與不承認也。」亞蘭曰：「我都謂無此整編爲你老婆，請勿再爲此增人耳鼓，而令人肉麻也。」我嬉笑而笑曰：「你若不認爲吾老婆者，則又何故與吾弄成火一般熱戰？雖然你縱不欲爲吾正式老婆，然既能與吾並枕同衾，相諧魚水者，則爲吾之暫時老婆可乎？」

（十六）老婆豈有暫時者耶？

亞蘭曰：「少爺之語亦奇矣！夫老婆豈有暫時乎？抑何新穎乃爾！」吾曰：「夫遊父母之令，媒妁之言，經過結婚儀式，明正言順也，此正式之妻也，攜妓入宮，或物色佳麗，以充下陳，雖未正式結婚而亦可爲明示於戚族者，此世俗所謂小妻也；鬼鬼祟祟，暗裡偷香，秘密藏嬌，不可爲公諸大衆而一時之遺興，此暫時之妻，有此劃分，則妻爲妻。亦可一概論之者。」亞蘭聞語，怒吾以目，而爲微愠之狀。曰：「若是姑爺其殆非對吾有真摯愛情，而所求於予者，只一時洩慾之工具矣。若此予其焉能冀與少爺爲長久之親愛，則以海枯石爛矢志不移歟？噫！余其有眼無珠，誤交薄倖王魁矣！後此迢迢遠道，寧有歸宿之方。嗟

乎！「男人心，海底針。」証其少爺之話，其益足信耳，紅顏未老恩先斷，他日色衰軀弱，又焉能不被視同秋扇之捐乎！少爺乎！今日少爺一團高興，則儂爲可玩之品。悅而玩之，余固感於加火熱。第將來一朝已棄，錦被無溫。其尙有誰顧憐及之者！」言下若不勝其幽怨悲懷者。我急慰之曰：「蘭姐，何竟誤會一至此乎？我何嘗如此蓄念，蘭姐乃竟曲解我意者？亞蘭遽轉其身，作悵悵狀，曰：「苟非如此蓄心，何致以臨時老婆視我歟？」我知一時大意，信口失言，因曲爲之解釋曰：「蘭姐，我固非以臨時老婆視你，徒以蘭姐謂老婆無差異之分，故特爲蘭姐釋矣！」亞蘭曰：「尙謂非以暫時老婆視我歟？你剛纔所言，固明明謂須我作暫時老婆矣！言出於口，入於吾耳，而便即反口歟？言爲心聲。少爺其真爲不可靠矣！」予無詞以對，亟謝過不已，並謂：「蘭姐請恕我，我笑言耳！我誠非以一時洩慾工具視蘭姐者，只以一時情急難耐，而蘭姐又不方便人，故爾衝口而出矣！夫人急，則理智亂，每當忙急之際，差誤而生，凡事皆然，矧在念熾肆之時，有求不遂，寧不更焦急欲死哉！亞蘭，請恕我，我誠衷心誠意愛你也。」且言且作頻頻打拱，隨而笑面之狀。撓轉其身，亞蘭見我怪態可掬，不禁爲之搔然。

（十七） 春水泛桃溪。能容漁人再渡否？

吾乃乘而吻其櫻唇，亞蘭亦轉爲怒喜，曰：「少爺其果真心愛我者耶，能如是吾心安矣。」我因擁之登榻，蘭姐仍爲半推半就，我笑謂之曰：「蘭姐，猶作態耶？一番生兩番熟，劉郎重會，情愛尤濃，若是，固何爲者？」蘭姐伏於肩微言曰：「光天白日之下，目灼灼相看，而幹此勾當，殊羞煞人也。」我曰：「何前次可，而此次不能也。」蘭姐言曰：「前次之會，乃姑爺苦逼人者矣！強逼之下，夫何求不得？」余笑曰：「信如汝所言，則余又非苦迫不可矣！」因握拳掙袖，作暴進狀，蘭姐曰：「姑爺其何爲者？」

吾曰：「蘭姐已明暗示我非苦迫不可，則余則情急而慾熾，爲求達到目的，非此又焉能如願以償乎？」蘭姐以指指我鼻曰，若而人者，是真急色兒。」余曰：「食色人之大慾，又夫人誰能免者，你亦能免此乎？」乃爲之寬衣退裳，彼時雙頰已紅，目淫淫以相視，其殆亦不能自抑之意矣，溫柔真箇，再度得嘗，在覆雲翻雨之間，極纏綿盡致，意興無限，共歡樂之情，比之前此如鼠子偷牛者，誠不可同日而語也；盡環境空氣，絕不相同，快然寧貼而無所顧也。情興既開，時已過午，我語於他曰：「契娘或將返乎？」蘭姐曰：「契娘解人，猶甚知兒女間事，所以俱花妹而去矣，詩使我等盡情情歡樂之機矣！彼既有心成全人家好事，又安忽忽回來，以敗人情意乎！茲天屆返時，我等盡可多爲留戀也。」乃相擁而眠，願晴天日麗，太陽曜於一望，雖疲而合目，亦有感而睡不能，少瞬疲勞已迴，精神漸復，流目以視蘭姐，則伏首於枕間，頹然其倦態，暈生兩頰，春眉梢，目縱半合如絲，而一種嬌媚之情，有使人領略不盡之感，我對之輕憐淺惜，細細吻其櫻唇，撫其秀髮，深覺彼於嬌媚之中，而有銷魂入骨之妙，使人有感沉醉於桃色園中，不能自拔也。既而，亞蘭悠悠雙目微張，微笑嫣然，若獲得無限之快慰。我曰：「已醒乎？」亞蘭嬌態未退，雅不欲言，微領其首，我曰：「一度顛狂，乃至於此，何無能乃爾乎？」她不言，輕舉玉手，斜搭我之身，我隨引手食底，試探桃源妙地，則武陵溪裡，已現潏然，笑曰：「春水泛桃溪，其容漁人再渡否？」他赧然，引被自蒙首，低聲輕罵曰：「急色兒尙還未足乎？人家方猶欲死，黃台之瓜，何堪再摘，乃絕無憐惜之心，抑何殘忍乃汝！」我應曰：「好花不厭百回看，珍味無厭百回食，淺嘗即止又奚可？」我又着着進逼之，亞蘭曰：「姑爺其無然，此後機會多，不愁無良好機會，何必如此貪心，我乃一笑而罷。」

(十八)

陽光照照，春意融和，互相擁抱於被底間，頗感空氣煩悶，因推被引首，而亞蘭玉白身軀，於羅帶半解中，呈耀眼簾矣。我戲之曰：「白玉之白，其斯之謂乎！」以手撫其胸際，其軟如綿，着手如酥，富有彈

力，堪扛一點，宛似新剝鷄頭之肉。我與亞蘭，茲次雖非初度相逢，惟前此在急促之間，無暇細意領畧，今室無多人，儘可盡情歡樂，而其一身秘密，更可漏洩無遺，因而盡退其衾，飽看個中儀態，亞蘭以吾如是，愈引衾自蔽曰：「苦其噴乎？以此對人，其何可者！」吾曰：「蘭姐妙人，無處不妙，吾深求欣賞領畧，特爲蘭姐看一個全相也。」亞蘭曰：「姑爺誠其輕薄兒，大顯既償，而尙諸般要索，斯誠無厭之徒也。」吾曰：「蘭姐既許吾得償大欲，胡乃竟吝於此乎？既結得合體緣，則一身秘密，亦何妨出以相視乎？」亞蘭扭怩曰：「似此肉白相見，殊羞煞人，我決不任你無賴者！」我曰：「無賴之事，殆有甚此者，蘭姐猶恣我爲之，獨此乃吝而相與乎？亞蘭曰：「當此光天化日之下，任人相視，寧不難爲情乎？」予噱噴作笑曰：「父母清白之軀，不無殘缺，夫何羞以示人？蘭姐以是爲難爲情者。則予固可先示範也。」乃盡去其內服，一絲不掛，而作赤條條，曰：「其何難爲情，予先任你飽看一頓也。」亞蘭遽以手掩其目曰：「姑爺作此怪態，乃竟不恬不爲恥乎？噫！儂甚不欲觀之也。」余曰：「生理關係，夫人皆同，原無神秘玄奧在，亦夫誰不可以見人！其所以故爲遮遮者，實嬌柔做作矣。乃強去其手，一經予之誘導，彼且刪如羔羊，在縱橫馳驟之中，彼更能盡迎送之道。光陰苦短，良會易過，好事甫成，爲時漸晚，窗前日影，逐漸西移。他微笑曰：「姑爺時不相矣，契娘或當歸來，我等當應適可而止。」我曰：「今日之事，契娘寧不知乎，彼之所以悄然而去，明給我等機會矣，今又奚怕焉。」亞蘭曰：「事雖如此，惟此種事，寧爲人知，不宜爲人見，似此枕橫被亂，聲聲鏗鏘，不見笑人乎？彼此良會多，又何必痴纏若是哉？」乃推掖而起，整理雲裳，余畧作休憩後，亦繼而起。蘭姐重爲疊而鋪床，使歸整齊之狀。自此吾妻每歸里之時，予必與亞蘭至其誼母家歡樂，不經不覺，已過三年，蘭姐竟產下一子，後已爲吾妻發覺，幸而吾妻寬容大量，以事已造成，而余妻多年不育，乃許吾正式納蘭姐爲妾，今逾十年，亞蘭雖云徐娘半老，而風華猶如舊日也。▲全書已完▲

12

12



12

12

12

12

12